

陶樓文鈔

陶樓文鈔卷第四

貴筑黃彭年

紀將軍傳

咸豐三年八月粵賊攻長沙八十日不下解圍奔武昌
程千餘里行三十日諸大帥統兵尾賊無與賊戰者湘
潭居長沙上游百里自長沙至甯鄉二日可達至益陽
三日可達大帥旣駐湘潭七鎮追賊至甯鄉聞賊在益
陽乃詭言賊奔湘潭相率返兵而副將紀將軍獨率所
部兵趨賊戰戰不勝死而賊遂快意東下矣先是將軍

爲貴州提標右營游擊日召士卒練技藝察虛伍提督
惡之使出權平越鎮遠游擊吳文節公總督雲貴知其
賢檄權大定協副將會湖南徵兵將軍請行提督定部
伍千總把總或二百人或百餘人將軍秩二品所部僅
百人至軍湖南巡撫使守城將軍請戰乃改隸總統麾
下又請戰總統曰汝欲戰乎予百人請益又予百人將
軍乃慨然曰吾固知戰必死遂率二百人戰死於益陽
之三里橋事聞 詔賜卹雲騎尉將軍諱冠軍卓山其
字山東登州府海陽縣人以道光十四年武進士授三

等侍衛遷山西神池營都司累官至副將卒時年四十
八子化崇化魯

舊史氏曰胡公林翼爲予言將軍性豪邁馭下嚴其在
安順平越鎮遠大定靡日不簡練士卒所至兵如額惜
哉其死速也軍興以來知勇才略之士或未竟其用而
死或用之不得其當而死如將軍者雖古名將何以加
焉悲夫

洪西林傳

洪君調翰字西林湖北江夏人也武昌始陷之明年貴

筑唐公樹義奉

詔起家撫輯楚邦專意延訪豪俊號

召鄉兵擊賊應辟而起者雲附景從君與荊州林君天直最知名唐公既失意大府掎扼之至死天下聞而悲之未幾而君與林君相繼死難聞者益歎唐公之賢而多二君忠節無愧於公爲可悲也先是賊自長沙東下君從城中父老治守備度不可守乃秘爲儲畫城陷置家人複室中脫身走蔡甸比賊去洪氏別居死者十九人而居複室者獲全人故奇君君益自諱匿挈家之漢陽櫛山湖上唐公跡得君檄君團練君感其義爲禦賊

以功授州同賊再犯武昌君督鄉兵守薛禮二堡擒馘甚衆賊忌之攻益急巡撫遣參將烏齡阿率兵三百援君賊及蔡甸烏齡阿遁賊乘勢焚掠君奔告巡撫更遣守備鄭寶泉率兵二百與君偕招集潰亡仍屯薛峯堡賊自黃陵磯據楮山分軍爲二以拒之而賊潛渡出山下鄉勇驚潰官軍亦潰君猶奮呼力戰重創死咸豐四年五月十三日也自粵賊興 朝廷屢詔直省舉行團練助官兵紳衿黠者或借以干進大率忠義慷慨之士爲多而牽掣敗壞於貪吏懦將者往往事未及成或假

他事去或憤激死若君者蓋衆矣君死時年三十有八
距唐公之死僅百餘日云

黃彭年曰予讀君弟調緯所爲狀言君孝友儉約好施
與嘗捐千金不惜急人之難唐公之知君豈偶然哉士
未有不立行於平日而能遂志者也故撮舉殉節始末
著於篇而他善行不詳

李忠武勇毅兩公家傳

忠武公諱續賓字克惠一字迪菴湖南湘鄉縣人先世
自五代時由江西泰和徙居湘鄉之橋頭九世祖諱添

宗者仕明官祭酒移居葩石曾祖本桂祖白詩皆以公
貴 贈榮祿大夫曾祖妣張賀王祖妣戴皆 贈一品
夫人父登勝 封榮祿大夫 特賜光祿大夫母蕭
封一品夫人公少讀書端凝沈毅器識過人及長身長
八尺能挽強弓射百步外無虛發道光中羅忠節公以
諸生教授鄉里講程朱之學用忠義氣節相切磋湘中
學者多從之游公弟勇毅公受業爲弟子公每至塾聽
講甚恭忠節雅重之今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與忠節
友善咸豐三年粵逆竄長沙曾公以待郎憂居奉 詔

治團練忠節率生徒召募爲之助遂自湖南轉戰贛鄂
吳皖間規復東南號稱湘軍先後爲將領死事者數十
人而忠節與王壯武公及公兄弟爲最著云公始從忠
節援江西佐謝邦翰營師次南昌謝公陣亡遂領其衆
賊陷太和安福忠節趨安福命公趨太和不逾月平之
論功授府經歷所部勇僅三百六十人還趨衡州平油
榨墟克永興駱文忠公時撫湖南奇之益其營爲五百
人四年平湘潭七月賊自下游上駛犯岳州曾公督舟
師忠武公塔齊布以提督督陸師禦之公與忠節所部

屯大石橋戰始合兵勇驚潰公持刀堅立徐步陟山岡
顧左右舉旗潰卒還集分軍爲五奪賊旗而突之賊駭
奔追逐十餘里各軍連日數十戰殺賊近萬不傷一人
公言於塔齊布公賊壘可撲而破也明日並轡出風雨
驟至麾士卒急進曰天助我矣賊鎗礮皆不得施遂連
踏壘數十岳州平擢知縣 賜藍翎塔齊布公由是知
公曰國家樑棟也遂乘勝連敗賊於長安驛虎爪石柱
口羊樓峒賊望見公所載白旗皆棄壘遁軍中號白旗
爲無敵云克臨湘蒲圻直抵武昌破花園八步街鮎魚

套諸賊壘八月克復湖北省城擢直隸州知州 賜花

翎九月追敗賊於鹽埠克興國州遂逼半壁山賊壘而
營時公與忠節所部及寶勇僅二千六百人而賊十餘
萬據北岸田家鎮賊船蔽江數十里其據南岸半壁山
下者六萬餘人深溝高壘以舟承鐵索通兩岸往來興
國州亂民復助賊伺官軍後路弁勇怯有逃者公追斬
三人以徇衆皆死戰遂克半壁山火其巢斷其鐵鎖凡
殪賊二萬有奇先是塔齊布公分路期自富池口以浮
橋濟爲賊所阻至是乃會師而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將

礮船載鑪斧及火毬火箭盡斷橫江鐵索焚賊舟於是
北岸田鎮蘄州之賊宵遁曾公疏言續賓手刃逃勇臨
陣誓師有古名將風擢知府 賜摯勇巴圖魯名號旋
授安慶府知府公之受 上知始此初官軍之東征
也議以曾公塔齊布公循南岸而下謂之南軍湖廣總
督楊需循北岸而下謂之北軍田鎮之賊既遁與據廣
濟之賊目羅大綱合勢復張北軍不能禦南軍渡江追
賊敗之栗木橋克黃梅廣濟又敗之灌港孔隴復渡江
而南遂攻九江九江賊目林啟榮既據郡城築對岸小

池口及湖口梅家洲三城相爲犄角我師攻九江不克
定議先攻梅家洲移舟師泊內湖期與外江水師夾擊
十一月金陵安慶之賊大至自北岸上犯蘄黃外江水
師爲賊所乘南軍與舟師守內湖不能出賊遂復據下
游江面公憤甚除夕請於曾公獨率所部渡江攻小池
口塔齊布公與忠節聞公已渡遣軍救之至暮乃還曾
公疏言九江之敗士卒多逃獨右營丁勇依依不去由
將能得士心也五年春賊上犯北軍走德安武昌復陷
陶文節公死之於是 天子以胡文忠公撫鄂與曾公

并力規畫東南是時漢陽崇陽通山蒲圻咸甯皆不守
武漢餉道旣阻南軍仰食江西而廣信饒州失陷南昌
戒嚴公與羅公急率所部赴援連克弋陽廣信興安德
興浮梁諸郡縣軍於南昌有議以其師攻湖口者公謂
賊上據武漢下據江皖卽一戰克湖口九江有之腹背
受敵不能守又東征之師倚兩湖江西爲根本今賊得
義甯崇通實湖北江西之內患而湖南邊陲之憂烏有
舍其本而可圖功者乎遂與羅公上書願挾數月之餉
擣義甯擊崇通而趨武漢胡曾兩公壯之七月攻義甯

克之擢道員時忠武公塔齊布卒於九江哭之哀移師
克通城敗賊於桂口克崇陽敗賊於壕頭堡羊樓峒克
蒲圻咸甯 詔加公鹽運使銜 賜公父母三品封典
十一月師次洪山武昌賊壘礮臺旣密而鮎魚套花園
八步街壇角諸壘阻我餉道又黃州興國大冶賊舟往
來如織公乃與忠節分軍扼審灣聯水師斷賊接濟大
小七八十戰皆捷六年江西告急撫臨吉袁瑞諸郡皆
陷方議赴援三月忠節中礮卒於軍胡文忠公謂公曰
統此軍者非君而誰公泣受事激勵將士共成羅公之

志旬日盡破城外賊壘公之專將始此四月分軍江西
賊乘我軍之分出城劫糧迎擊敗之助水師攻漢陽賊
舟敗之五月僞翼王石達開將援武昌城賊遣間諜與
援賊約期公捕誅之至期設伏使數百人僞與賊戰者
誘城賊出殲之及援賊至我師戰於魯家港三日城賊
鑒前敗疑不敢出遂勝援賊大小二十八戰連破數十
壘 詔加布政使銜於是增募民夫開壕引江水入
湖環武昌爲長圍十二月克之記名按察使公旣再克
武昌軍聲大振分軍爲三徇黃州大冶興國蘄州瑞昌

七年正月進圍九江開壕如武昌九江賊負恃三城梗我江路者數年矣公既會將軍都興阿公敗賊於童司牌八月會水師克小池口公弟勇毅公大破賊於荻梅以師來會九月公渡湖口兩岸城賊所恃者礮船礮船所恃者水壘非破其所恃兩城不可得與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定計以水師攻其外而陸師聲言將剿宿松夜自八里江濟銜枚疾進比曉聞水師礮聲自山上大呼馳下遂克水壘連拔兩城內湖外江水師於是復合詔以公出奇制勝記名布政使旋授浙江布政使連克

彭澤破小姑山胡文忠公疏言埽踞險之老巢通久梗
之水路僅見之戰功也 天子嘉之益擢用公十二月
分軍定興國州八年二月進逼九江因山岡爲壁穿地
道三四月用地雷轟陷東南隅克之盡殲城賊萬餘人
詔加巡撫銜 賜黃馬褂於是 天子知公可大用
一以東征之事委公俾公專摺奏事是時公弟勇毅公
建議增兵分爲五路以一軍趨中路而左右前後四翼
夾輔並進節節埽蕩以規金陵議者以爲緩 廷旨數
促公公亦銳自任旣敗皖逆陳玉成之衆連克麻城黃

安七月遂進兵征皖八月破楓香鋪小池驛賊壘克太湖潛山九月克桐城舒城公所部旣分防九江湖口小姑彭澤華陽又留勇毅公駐鄂征皖之師僅八千人又遣副將朱品隆唐義訓率千人從曾公於蘄州又分兵留守桐舒及至三河從公者不過五千人三河者水陸之衝廬州之要隘賊建僞城一爲壘九聚糧設險以濟廬州金陵公謂欲圖金陵必先皖北欲圖廬州必先三河欲圖僞城必先破壘親督諸軍分攻九壘一鼓下之斬馘七千有奇城垂克矣忽賊首陳玉成李世賢捻逆

張落刑自江浦六合廬江分道來援號稱十餘萬營三河三十里之金牛鎮白石山公念我軍攻壘血戰精銳損傷卽調防兵策應未卽至而賊已來逼十月初十日迎擊金牛鎮戰樊家渡斬馘二千有奇賊大奔矣忽旁出數萬賊乘霧鈔我軍後參將彭友勝胡廷槐饒萬福等死之僞城之賊復出與援賊合踞我軍虛壘斷河隄以絕我軍去路遊擊鄒玉堂杜廷光守備趙國幹等死之是時有勸公突圍退保者公曰軍興九年皆以退走損國威長寇志吾前後數百戰每出隊卽不望生還

今日固必死此衆皆感泣願從死公具衣冠望闕九叩首取所奉廷旨硃批奏摺焚之曰不可使宸翰爲賊所得二鼓向盡怒馬直出赴賊而死曾國華何忠駿何裕王揆一李續堃吳立蓉萬斛源等死之道員孫守信同知丁銳義等猶獨守孤壘四晝夜壘破死之十九日桐城復陷李存漢趙友材謝嗣湘李景均等死之凡湘軍員弁兵役隨公死者數千人事聞上爲隕涕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皖民得公屍歸葬於湘鄉胡文忠公

曾公先後以公死事狀上聞 詔宣付史館追 贈總
督 賜卹入祀昭忠祠 賜公父登勝光祿大夫銀五
百兩子光久光令舉人公自隨羅忠節征伐循循弟子
退然若無所知不自表異及其見義勇爲凡事之艱巨
人所畏怯不敢前者無不毅然引爲己任遇賊則以弱
者讓人而自當其強分兵則以強者予人而自攜其弱
馭下極寬終年不見喜愠之色而弁勇有罪揮涕手刃
故刑人無多軍令肅然俸餉贏餘分他軍不以一錢入
私橐楚軍之興計事受糈皆有定制厯時旣久或多變

更獨公始終五年守法不變嘗曰立法者但求大端安
善行法者當於小處彌縫其教士以知恥爲先以樸誠
爲貴其明足以察情僞而出之以和平身經大小六百
餘戰克復四十餘城方其戡定舒桐吳皖江漢之間無
不翹首望捷以爲東南底定直指顧問事不意將星遽
隕遠近同悲公平居未嘗以激烈自許而忠果之氣見
於眉宇取義成仁與忠節後先輝映蓋得力於聽講者
有素矣部議卹典既與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同治二年
天子追念 先皇蓋臣遣官賜祭一壇三年克復金

陵 旌錫前勛復 賜二等輕車都尉合前爲三等男
爵公死而弟勇毅公代領其衆

勇毅公諱續宜字克讓一字希菴兄弟五人長續宦次
續家次續寬次忠武公公其季也沈毅簡默寡交遊受
業羅忠節公之門盡棄所習文藝致力於躬行顏所居
曰恥不逮齋讀書精思力索反復辨論必使無纖微疑
似而後已其怡事亦然忠節稱其篤學忠武公隨忠節
起義勇討賊公以文童隸部下咸豐四年十一月論克
復江西泰和安福兩縣功授從九品五年克義甯州擢

知縣六年從湖北剿賊擢同知 賜花翎七年三月湖北巡撫胡文忠公疏言續賓才堪濟變而整飭營務和輯士卒亦賴其弟續宜之力克復省城續賓不言其勞不可掩 詔以知府用加道銜是年公隨忠武圍九江曾忠愍公圍瑞州忠愍奉父喪公適以他事至瑞遂解兵柄付公皆忠節舊部樂爲公用遂掘重壕圍瑞六月皖賊自宿松太湖傾巢上竄號十餘萬烽火達於蘄黃湖北諸軍退保黃州扼巴河以待援師公慨然曰湖北不利大局之憂也選千七百人率之赴援忠武欲分兵

益之公曰黃州兵非不足顧調度何如耳七月至黃州
胡文忠公亦至相與審度形勢移營逼賊壘誓於師曰
戰者機也勢也緩急在機勢審度在將帥令必肅一而
後可以戰今與諸將約凡陣未進不得一人先進旣進
不得一人先退亂者有刑於是轉戰三旬百壘皆下八
月黃州平胡文忠疏稱公料敵決勝智勇深沈 上嘉
之 賜伊勒達蒙額巴圖魯名號連破賊於黃梅廣濟
與忠武會師先是忠武頓兵九江衆僅數千不能分剿
及公赴援上游得勝之師建瓴而下遂乘勢連克湖口

彭澤拔小池口梅家洲兩岸僞城小姑山賊壘論功擢
道員十一月破援賊於湖口之蠓虬山又破於彭澤之
太平關置守兩城而還八年三月皖賊竄陷麻城公奉
檄率二千人往剿而安六潛太英霍之賊分擾於黃梅
廣濟蘄羅之間又別出光商疾馳陷黃安冀分我兵力
而解九江之圍公所部旣寡又分兵救黃安忠武旣克
九江胡文忠促使援公於麻城公曰麻城羣鼠耳大軍
宜趨黃安以固武漢黃安破則麻城一鼓而下忠武乃
移兵攻黃安五月克之與公同搗麻城又克之越境窮

追二百里斬級六千楚江之患由是稍紓 詔加按察使銜是時胡文忠規畫東南謂宜先清皖北爲搗金陵之計以忠武督師征皖而公統步軍與副都統舒保統馬隊駐鄂公於是有五路進兵之議旣格不行又慮忠武克四城留兵置守僅以五千人孤軍深入犯兵家所忌欲將所部繼進則文忠奉喪歸里防鄂之任悉以委公不能捨之而去及聞三河之變拊膺大慟悔不力主五路進兵之議收集潰勇得數千人文忠亦以墨經馳抵黃州數月之間軍威復振進屯宿松石牌將規太湖

以圖皖北九年四月授湖北荊宜施道五月逆酋石達
開率衆數十萬自江西南安犯湖南掠祁陽攻寶慶甚
急胡文忠檄公赴援駱文忠公盡以湖南諸軍隸之時
賊匪精銳悉萃於寶慶之東南今直隸總督劉公長佑
營高家沖當其衝公謂兵法擊虛搗西北陽趨劉營使
賊備東南而潛渡資水銜枚疾進逼匡家嶺賊壘而營
自田家渡至白田清水塘三十餘里賊壘皆背水而立
殊死戰竟日乃大潰賊多溺死奪其卡官軍之在圍中
者始通聲息是夜偵知東南之賊卷旗暗渡將襲公軍

公謂劉公曰明日必破賊矣比曉賊果大至公嚴陣以待而多設疑兵於山嶺曲凹間破賊伏陰遣敢死之士間道焚賊巢命水師扼浮橋斷賊歸路日中磨軍進擊賊屍枕藉連破賊壘數百復邀擊之鳴樓山是役擒斬數萬脅從解散十之七八寶慶圍解石達開率餘賊走廣西楚境肅清 詔以公赴援神速加布政使銜十年曾公與胡文忠公建議分道征皖遣公自商固規廬州公方因母病告歸奉檄卽發三月諸軍旣克潛山太湖而金陵大營潰敗丹陽常州諸城不守統帥和春張國

樸死之五月 上命曾公扼長江援蘇常都興阿公扼江北於是在皖北者惟曾公國荃攻安慶多隆阿公規桐城公軍於青草塢以待援賊九月授安徽按察使十月逆酋陳玉成糾定遠六安賊與捻逆龔瞎子孫葵心自舒廬趨桐城之掛車河望鶴墩香舖街尊士庵棠梨山爲壘數十衆十餘萬公與多隆阿公禦之小松園敗之新安渡議以兩軍上自掛車河下自新安渡會期夾擊公度賊勢倍蓰非據地利無以制勝又慮溪溝紛歧先期率騎十步卒百往覘近賊巢始返轡而追者至公

令士卒徐行賊疑有伏不敢進夜乃歸營曰吾入虎穴
知所以取之矣黎明分其軍爲八卷旗並進奪據山岡
與賊相持俟其怠而後動別遣一軍繞出賊後多隆阿
公乘之賊遂大潰官文公胡文忠公疏稱公與多隆阿
公和衷共濟聯兩軍數萬士卒爲一心出奇制勝 詔
加二品頂戴十一年正月遂奉巡撫安徽之 命時陳
玉成出英山犯黃州分竄麻城黃安意在乘虛深入絕
皖軍餉道而胡文忠公病篤公慮鄂垣有失自下巴河
渡江而南先保武漢繞出賊前迎擊 朝廷以苗沛霖

與壽州團練構釁命公籌壽州公疏言鄂居皖之上游
圖皖必先保鄂若使鄂中不保則皖省無恢復之機臣
軍亦無可立之勢壽州雖古名城較之安慶究有輕重
緩急之別 本朝舊制定安慶爲省會誠以上通楚蜀
下控三吳江表咽喉莫此爲要咸豐三年安慶失事當
時諸臣不識地勢遽遷省會於廬州而全皖淪陷至今
金陵無收復之望是通籌全局應先復安慶而後可規
進取至若壽州地險足恃民氣素強髮逆蹂殘皖地前
後九載莫之敢犯前撫臣翁同書退入此地蓋資民力

以爲守並非省會重地撫臣應駐之所也苗沛霖未敢
違離巢穴請 敕漕臣袁甲三就近辦理從之三月敗
賊於孝感克其城四月營黃岡之新州五月營武昌之
魯家港七月逆酋李秀成陷武昌攻拔之八月安慶克
復 詔以公襄籌有功 賞黃馬褂陳玉成自宿松上
犯公扼之黃州十月克黃州十一月連敗賊於光化穀
城均州棗陽襄陽時胡文忠卒於軍 上以公爲湖北
巡撫公乃疏言皖中軍事百倍於鄂未可避難就易且
皖爲鄂之門戶皖賊一日不滅鄂卽一日不安臣兄續

賓戰沒三河殉難者逾五千人國憤私仇尤臣伏干枕
戈寤寐不忘者也籲懇 天恩仍回安徽本任 詔公
駐湖北安徽交界地方督辦軍務同治元年二月黔匪
陷來鳳逆酋石達開窺施南遣將擊走之苗沛霖潛結
捻粵各匪合攻潁州已數月圍急公遣提督成大吉總
兵蕭慶衍渡淮往援大吉軍至大橋賊以步騎四萬餘
張兩翼圍我軍我軍殊死戰殪悍賊千餘賊乃卻是夜
賊悉眾圍慶衍開壁縱兵擊之大吉應之於外賊大潰
斬馘二千逆酋張落刑復盡驅攻城賊來拒我軍轉戰

而進潁圍解得 旨褒獎是時苗沛霖攻陷壽州詭詞
乞撫欽差大臣勝保方主撫議 朝廷既命公幫辦勝
保軍務因以剿撫情形詢公公覆疏言臣愚以爲得民
之心必助順而後逆焰可息用兵之道必能剿而後撫
局可成當苗沛霖謀叛之初附近各圩豈無深明大義
之士忠憤鬱結思與爲難而隱忍不發亦謂髮逆未平
朝廷方事羈縻故不敢顯與之抗耳而苗沛霖恃此
以爲得計詭謀日密煽脅日多羽翼已成陰受僞職假
名報仇陷我壽春名城仍復詭言求撫並有暗襲蒙潁

之計正氣鬱而不振志士聞而灰心伏念順逆之理不可不明剿撫之機不可不定臣前派援壽之師已至霍山並飭道員蔣凝學一軍馳駐六安培城潯濠藉爲牽制苗沛霖頗知顧忌未遽猖獗雖一時兵力甚單壽州公正紳民多願齊團自效卽脅從之衆亦欲戴罪圖功際此人心效順激勵拊循如果機有可乘得以殲厥渠魁固屬 朝廷之福卽使刻難殄滅而人人得以誅之苗勢必孤伸天討以快人心終當不遠非然者壽城旣陷我仍墮其術中彼得樹黨自益恐自此蠶食鯨吞異

日之患更有甚於髮捻者臣非不知時勢孔艱兵力遽難兼顧然不能不辨明順逆亦謂不剿而撫正賈誼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而以爲安何以異此疏入 上矧其議尋調安徽巡撫 諭曰苗沛霖心存叵測張落刑尙未就擒李續宜身任皖撫宜量力之能否酌事之是非謀定後動朝廷一切不爲遙制公覆疏言苗沛霖鬼蜮伎倆陽以就撫爲名陰逞蠶食之計如壽州鳳臺懷來蒙城潁上阜陽霍邱光州固始息縣商城十一州縣之中苗圩約計三千每圩或千餘人或二

三千人四月間逆酋陳玉成窮竄壽州苗沛霖擒渠獻
功卽陰收其死黨二千餘人分布各圩去冬勾結髮捻
共犯潁州迨郡圍旣解乃以剿張落刑爲詞蠱惑官軍
張落刑黨羽亦非不衆如亳州蒙城宿州潁上阜陽永
城夏邑虞城蕭縣碭山十州縣中築圩近二千每圩人
數亦與苗圩約略相同其所以不獲逞志於苗者以連
年在皖鄂受重創於楚師也此時苗之蓄奸亦何嘗不
思乘機以除捻首而暗收其衆植黨日積而愈繁人心
久附而彌固再緩數年苗患恐在粵匪以上苗沛霖之

必須急剿已無疑義臣豈自信力能制苗然職分應辦之事斷不敢稍有趨避而存旁貸之心臣亦非嗜殺而主剿也蓋必剿而後可收撫之實效去冬今春疊示曉諭無非殲厥渠魁脅從罔怡之意是以姚有志文占魁等先後乞撫者一百餘圩當卽平圩繳械散其羽黨王庭用陳連清等乞撫者三十餘圩仍舊安輯復業歸農又盤踞三河尖之潘塏及其子潘立勳情人乞撫尙未攻剿倘亦心懷觀望計在緩兵惟飭諸軍痛加剿辦以寒苗黨之胆而堅解散之心又疏言苗張構釁事緩則

不相下事急則其交易固又疏言解散苗黨幾及其半
再緩數月苗勢必孤然後大伸 天討彼時苗卽欲與
張合張必不遂其謀縱令互相串通以拒我師臣亦無
難審量緩急次第剿辦先是苗沛霖之黨張大佩黃毛
獸等分踞六安霍邱公旣解潁圍遣蔣凝學攻下之並
剿撫附近各圩由是苗沛霖畏公聲威有願退出正陽
關壽州之請及主剿疏入 詔褒諭曰該撫爲李續賓
之弟國憤私仇曾經自任朝廷察其勇敢樸誠堪勝重
任足以伸李續賓未竟之志七月授公 欽差大臣旋

丁母憂 上以安徽軍情緊要命公在軍營穿孝百日
改爲署理巡撫 賞銀治喪公疏陳哀悃曰臣自咸豐
三年效力戎行歸省時少九年寶慶班師便道省親臣
母卽患風痺呻吟床席臣父齒髮亦衰而曾國藩胡林
翼等羽書疊至臣母知其然呼臣謂曰軍務方殷速出
以報 國恩毋以我病羈家語畢母子痛哭不能禁其
後臣在軍營屢接家書皆云臣母病症反覆無常久欲
乞歸顧以時事多艱欲陳復止因循四載卒至大故此
臣不孝之罪每一念之中心如割者也聞臣父近年血

氣益衰臣自去年咯血本年七月聞訃既慟臣母之棄
養復憂臣父之更衰百病俱發遇事昏迷臣年甫四十
報國之日方長母逝逾五旬居喪之日漸短籲懇 天
恩准臣回籍稍伸哀慕之情慰臣父倚閭之望是時苗
沛霖請退出正陽關壽州 上以公情詞懇切出於至
誠 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八月又以尙書羅公惇衍大
學士賈公楨先後疏言皖省軍情緊要飭公旋任視事
二年三月 詔以苗沛霖顯行叛逆聲罪致討促公會
剿公疏言強病赴皖不敢稽延懇開皖撫之缺專辦軍

務完臣名節從之途次復陳病狀危劇並陳公所部已
解六安之圍克太湖規巢含 賞假四月十月卒公自
撫皖力主剿苗之議與袁端敏公志同道合端敏之卒
也遺書曾公勿輕苗逆爲易翦勿視淮地爲易收公之
將歿遺書曾公亦以苗逆爲言曾公錄其書入 告謂
有苟偃付託士勾死不瞑目之風及苗沛霖伏誅澄清
淮甸而兩公賁志以歿不克親歷行間一紓生前忠憤
論者悲之公自治嚴生平未嘗有跛倚之容而砥礪磨
礪期底於無過昭大義植綱常求如古人之挺然特立

蓋得力於忠節之教爲多其在軍日以忠義禮讓訓勉士卒其居官儉以自奉廉以率下苞苴之餽供應之煩悉屏絕之歸里之日行橐蕭然其初撫皖值凋殘之餘民無治生之策仕宦視爲畏途公選任賢能還定安輯墾荒減稅使民歸農牧令之貪汙者罷之書吏之作弊者誅之良民之爲苗逆煽誘者撫之爲政不過期年而規模粗定漸臻於治其慮事之深力行之果自微時在宗族鄉黨間已爲人所敬憚及當軍國艱鉅朝廷所信任詔書屢稱其志慮忠純中外翕然交章論薦公

益銳自刻勵遠大無窮之志百不償一而就所樹立與
兄忠武並駕齊輝求之史傳已不多見遺疏入 上震
悼照總督軍營病故例 賜卹湖南湖北安徽省城寶
慶府及原籍湘鄉縣城並建專祠厯年戰績宣付史館
予謚勇毅 賜公父人參肆兩三年七月金陵克復加
恩有功諸臣 賜公子光瑜直隸州知州

黃彭年曰忠武勇毅之從羅山討賊也父光祿公實命
之忠武將征皖請治舍迎養於鄂光祿公以書諭止之
曰盡乃職事以答 君恩卽爲事親之大豈尙以依戀

膝下爲孝哉及忠武殉三河之難光祿公復寓書胡文忠公曰遣子討賊本不望其生還昔人以馬革裹尸爲壯烈以今視之與身膏原野等耳勇毅之自寶慶將母也太夫人實促之行及其奉母諱養疴山中猶時以君親之恩未報爲恨故 朝廷於兩公之歿皆推恩及於其父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又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豈不信歟予入史館見兩公列傳不詳故雜采狀疏文集著於篇備采擇焉

贈知府銜大治縣知縣倪君小傳

君姓倪諱應頤鼎和其字雲南昆明人道光十九年己亥舉於鄉咸豐二年壬子成進士選授湖北大冶縣知縣七年至湖北權恩施九年始之大冶是時粵賊竄東南胡文忠公巡撫湖北統兵駐太湖以圖皖賊畏之遂繞出其後冀牽制竄據黃州而隨州麻城興國大冶之間羣盜相聚響應大冶距黃州僅隔一江無城垣君方率鄉兵扼黃石港籌江防突有盜夜入縣市君聞警會把總蔡紹陽典史李啟泰馳還擊走之賊復聚於縣之東方山梅山寺君與紹陽復會興國參將溫發魁進剿

擒斬二十餘人乘勝追擊單騎深入中槍墜地遂遇害
時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也賊去大治民葬諸北郭
事聞 詔建專祠贈知府銜賜卹雲騎尉咸豐之初年
賊勢方燎原督師者扼其衝要而旁出橫掠之賊則守
土之吏率鄉兵治之羣策羣力助成耆定之功或仗節
死義以維人心而勵士氣大治一邑前則有汪君榮基
後則有君皆文忠疏稱奮不顧身者嗚呼烈哉君兄弟
應觀應復皆善書君殉節後手蹟散佚子濤得所書聖
教序以示予予嘗觀世所傳人帖謂書以人傳深嘉其

義乃考官私書敘君大節俾後之觀者有所考焉

常州二子傳

自予領畿輔志局共事者多常州人而蔣君侑石從事最先方君子謹年最少二君皆能文皆工篆隸其爲學徑途趣嚮又一致也蔣君歿請於合肥爲刊其遺書屬方君審校刻甫竣而方君不祿悲夫好學之難得而天道之不可知作二子傳

蔣君曰豫侑石其字世爲常之陽湖人十歲時詠詩效長慶體塾師驚歎曰此詩中飛將也從父宦游越中北

至燕趙皆有文譽父喪棄舉子業納粟得知縣分畿輔
咸豐中宰雞澤值兵燹後上官以軍事督催科甚厲君
愀然曰民困如斯柰何重殫之乃稱貸供億旋權涖水
值海事棘洋人投刺欲立天主堂君又愀然曰柰何拂
民心乃堅拒之同治中權元氏蔚州元俗疲爲之清訟
除弊蔚俗僊爲之課士勵學民有製蓋頌德者君又愀
然曰幾許恩澤重煩吾父老也乃力卻之其居官行事
類此君之爲學大都以實事求是爲宗以聲音文字爲
窮經之要其於故訓遺書單詞隻義搜羅裒輯惟恐墜

失嘗慨經學失宗世道質變考兩漢傳經家繫人部表
而出之然其論學之言則曰純內不克以宗事純表不
克以闡道又曰綜變知貫庶不爲形象蒙然則君之博
學詳說固將反而說約使天假之年詎能測其所至也
纂通志諸傳自正史外旁摭羣書細字分註予謂史家
網羅放失當成一家言君則於古人之言不敢易一字
其篤謹類此從事畿南戎幕者十餘年露布封章倚戈
立就將吏疊以戰勝論最君未嘗一言及蒞事當事者
上其功始一遷同知直隸州 賜花翎元氏蔚州皆撫

仕去官之日囊無餘貲其卒也猶資友朋之力歸葬君之爲人卽是可見矣君卒以光緒元年三月年四十有六哀其遺稿爲滂喜齋學錄十一卷詩古文詞五卷

方君恡子謹其字其先大興人康熙中徙常州遂占籍陽湖父駿謚知河南靈寶縣婦翁趙君烈文知直隸易州君以故嘗客燕豫間與予子國瑾遊處見其詩翰異之蔣君始卒之年君來與修畿輔志君始好泛覽至是知其寡要乃求古文義法於桐城諸家以爲未足進求之聲音訓詁以爲未足進求之典章文物期致諸實用

君之志廣而氣盛嘗與人論禮制不合爲書訟予累數
千言若挾風霜而出芒刃予深規之乃幡然而改其用
力之勤朋輩莫不畏憚予嘗以歲除夜半循池行至君
所居鐙熒熒然據几檢書羅列層積立其旁若無覩也
常州自北江皋文淵如以經術倡導後進宗之蔣君守
其遺風者也君獨嗜會稽章先生之書以爲能推原官
禮深窺六藝之精微羣言之奧旨而部次條列比之劉
向鄭樵而得其精可謂專家之學君旣肆力性又精敏
初不解算術見勞君玉初筆籌算略數夕卽能通其法

予丐君校蔣君遺書補正凡若干條光緒四年四月以疫厲暴卒年三十哀其遺文僅一卷

黃彭年曰方君謂侑石似其鄉方立董先生學人短死千古遺恨詎知予之以是哭君哉昔者吾友厚齋張先生卒吳君履敬校其遺集亦書成而死可傷也已故取方君遺文附蔣君以傳

三孝女傳

同治十有一年春河間知府陳崇祗始到官以彭孝女大姑殉母狀牒總督請旌於朝報可於是燕趙間嘖

嘖稱孝女事大姑者名詠春安徽懷甯人景州知州彭
爵麒之長女也幼嗜文史喜聞孝義節烈事侍母柯從
父之官未嘗離左右同治六年母病刲臂和藥以進有
瘳越五年母復病侍湯藥不解衣寢者期月又刲股療
之母卒不起痛哭觸棺不死大姑慮父之傷已也居食
如平時父亦安之及百日蚤起沐浴更衣密紆告父
率家人奠母殯於開福寺開福寺者在州署北有古塔
高二十八丈有奇凡十三級大姑佯言禮佛戒家人守
塔前獨偕小妹登至十一級西向拜者三南向拜者三

復西向呼母者三妹覺有異驚起持之不及遂躍而下
寺人遙見衣袂飄然辟旋而墜急趨視之膚革無所損
傷側坐支頤含笑而逝春秋二十有六時同治十二年
正月二十四日也袖遺筆二一屬張塔前明殉母之志
一戒斂時勿更衷衣殯必母側篋中遺書別父及諸老
幼死前數日潛以母在時所治家事授家人一婢稍長
召其父遣之其精密如此所墜之地赤暈不散土人卽
其上祠之未幾而有陳氏二孝女之事

慧莊慧敬者福建侯官人七品小京官陳寶廉之二女

河間知府崇砥之姪也寶廉卒二女從母依崇砥待之
有恩寶廉女三妾林出者二慧敬其季妻林出與寶廉
生同日期年而孤母絕愛憐之十二歲從兄授女學讀
曹娥饒瓊諸傳輒感歎流涕諸兄異之母病喘每秋冬
達旦不寐敬奉湯藥躬祈禱恆經月廢食寢疾少間則
取古忠孝事爲母稱說以娛之同治十一年母病篤敬
懷藥誓以身殉爲家人所覺母亦旋愈逾年母喘復作
敬禱於神祈以身代奔走藥餌手足盡腫母取鏡自視
顧敬曰吾神亡矣汝焉依敬曰生死從母耳母病革趨

出飲藥復入謁榻前哭曰母甯不能爲兒一同顧耶母
開眸領之遂卒敬亦死春秋二十有一同治十二年十
一月十六日也河間知縣陳金式編修許業香以狀聞
總督請於 朝得旨旌表莊亦通書史性篤摯七歲而
孤事二母以孝嘗曰女子無可報父母能自盡者力耳
母病莊事之如敬之虔同治十一年生母病失血莊持
厠牖號咷幾絕侍藥禱祠刲臂以進與敬事母同逾年
生母病瘡侍奉愈謹及遭母及慧敬之喪生母大慟病
加劇莊亦色枯神慘家人鑒前事防之加密崇砥泣諭

以大義且告其生母曰若女卽吾女無以爲念生母卒
莊從容哭泣如禮旦夕趨侍崇砥勞問家人家人安之
會崇砥出治事乃乘間飲藥家人趨救莊曰吾與敬約
生死從母自三年前吾母病蓄藥向不遽死者以伯父
撫我厚幸速斂我無重伯父悲言訖而逝春秋二十有
七時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距敬之死未三月大姑
之死僅再期於是燕趙間稱三孝女云

黃彭年曰三孝女之死烈矣考其平時皆能盡事母之
道其侍母之疾刲體進藥以冀其生旣不得生則誓殉

以死故其視死也若飴之甘居處之適或取決於俄頃
或濡忍以俟時而終遂其志若一轍然非至誠而能若
是乎嗚呼可以風矣

浙江提督振勇巴圖魯謚襄恪蕭公行狀

公諱福祿字雲霞甘肅蘭州府河州人世習武事自曾
王父以下皆逮行間新疆大小金川之役代著功績及
公始貴顯由行伍擢循化營千總從征金川列超等功
銃傷右足 高宗純皇帝賜白金二十兩公之受上賞
始此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從征蘭州矢石傷面及右足

大府以公始終奮勇聞 賜藍翎居三年從征鹽茶廳
擢守備補松山營守備遷金塔營都司調涼州鎮標後
營兼城守營都司嘉慶元年大府薦公游擊引見 高
宗嘉其功 賜花翎是時白蓮教並起爲亂擾竄於川
湖陝之間離合聚散無常所諸大帥分路剿捕公以偏
裨從事所向輒有功六月征商維往來大小米谿光頭
山間數十戰補延綏鎮標中營游擊奉檄入川明年九
月戰花果園論斬級功 賜振勇巴圖魯名號白金百
兩居二年遷川沙營參將調陝西撫標城守營參將明

年擢甘肅莊浪協副將明年三月賊酋冉學勝糾其黨竄棧道渡渭而北陝甘總督長麟邀截之隴州賊方渡渭南而渭北汧陽之賊起遣公剿之斃千餘人生擒千二百填崖死者三百餘捷聞加總兵銜四月擢涼州鎮總兵六月詔以公誅戮過多恐有株累命盡釋所俘千餘改官參將初教匪之起率千百人官兵畏蒞觀望賊虜脅日眾迫撲滅一路殺傷已不勝記矣是役也公懲前弊又以渭南賊眾懼煽動倉卒不暇計招宥甫至卽合圍攻蹙雖緣是左遷而奮勇有功上固知之

諭也九月復率兵由楚入川追高見奇於川北冉學勝者張漢朝餘黨也尤悍黠嘗與大臣那彥成相持於老林數月不下見奇窺嘉陵江不遂與其黨魏學盛竄棧道復爲官軍邀擊至是遂與冉學勝合於南江公與總督勒保副都統阿哈保三面合攻公奮力直前大兵隨之遂生擒冉學勝總督奏加公副將銜而遣別將追高魏二賊焉明年擢甘肅甯夏鎮中衛協營副將明年七月率西甯甯夏減撤官兵歸甘肅往西甯彈壓黑番明年權甯夏鎮總兵調靜甯協副將明年擢巴里坤鎮總

兵丁毋憂黑番入掠請自效 上以公久厯戎行 詔
率兵往戡事歸守制服闕授直隸宣化鎮總兵居二年
陞吏議改官副將五月補江西南昌城協副將八月權
九江鎮總兵十二月擢宜昌鎮總兵居六年丁父艱服
闋授狼山鎮總兵海故多盜公督兵巡緝獲盜百餘洋
面爲之肅清道光四年擢浙江提督居四年原品休致
以功食半俸表謝 上優詔答曰今而後更望身體康
強優游自得常承恩眷卿其隨時珍重俾君臣共享昇
平之福也歸里一年卒年七十有六道光九年二月十

六日也遺疏入 上惋惜賜全葬遣官致祭謚曰襄恪
公從事軍旅數十年經數十戰未嘗敗北聲名震川陝
官軍常與賊相持廣南通巴間屢挫勦公以師至賊望
旗幟卽奔竄所事非一帥皆見賞異歷 三朝賜予逾
於諸將 詔書屢稱其奮勇以功名終方之古名將樊
鄴之傳也子三人銘陝西河州鎮標營千總鐸陝西河
州城守營唐家汎經制外委鏞二品蔭生戶部主事以
公歷官行事來請復爲考之方畧及私家紀載謹撰次
如右謹狀

誥授光祿大夫湖北巡撫 予謚文節陶公行略

曾祖諱元藻廩貢生 皇贈光祿大夫 曾祖妣孫

皇贈一品夫人

祖諱廷珍乾隆乙酉科拔貢辛卯科舉人官甘肅肅州

同知 皇贈光祿大夫 祖妣何 皇贈一品夫人

本生祖諱廷琬乾隆乙亥科舉人辛丑科進士歷官貴

州清平江西鉛山縣知縣 皇贈光祿大夫 本生祖

妣朱 皇贈一品夫人

考諱軒歲貢生候選訓導 皇贈光祿大夫 妣王

皇贈一品夫人

公姓陶諱恩培字益芝一字問雲浙江蕭山縣人弱冠
補縣學生員中道光五年乙酉科副榜由教習選松陽
縣教諭十三年中順天鄉試舉人十五年登張景星榜
貢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山東道御史丁
母憂服除補江西道御史權禮科給事中轉掌廣西道
御史協理京畿道京察 記名 簡授湖南衡州府知
府當咸豐初元粵逆初起煽結徧寰區衡陽左家發者
聚徒黨謀爲賊李丹內應公廉知其事捕誅左家發及

其黨七十餘人二年賊自粵西省城陷全州犯湖南境陷道州將犯衡陽湖廣總督程某駐郡城聞警欲逃公止之曰衡吾楚藩籬也不守將入腹地大局壞矣厲聲責之終不聽乃與約假其兵符糧臺遂閉門大索盡鋤內奸勵士卒置守備賊不得逞別取道江華甯遠連陷桂陽郴州趨長沙而衡郡獲全是時文武恬熙久猝遇事變多失措或望風引遁自公以大義責疆臣守土之義始著厥後曾文正公國藩得練兵衡郡規復東南由公守衡完固也御史黎吉雲疏聞尋特擢湖南按察

使討衡山土匪曹賊瀏陽徵義堂土匪周國愚及安仁醴陵諸邑匪悉平之四年擢山西布政使調江蘇布政使旋奉巡撫湖北之命先是賊匪由湘東竄再陷武昌曾文正公與忠武公塔齊布旣克復武漢二城卽議東征以舟師爲中路湘軍循南岸鄂軍循北岸而下武昌城池殘破戶口流亡總督楊某駐師廣濟文武爭往依之公受命撫鄂城中自布政使以下僅二十餘員兵不滿千餉不逾萬有爲公畫駐節他郡者公曰疆臣責在守土知其危而不進吾不爲也乃以十二月二十

有六日入武昌規畫守備如守衛時乞援於曾公會楊某以除日敗績於廣濟退走蘄州公召黃岡義勇萬人赴蘄與楊某書指示方略使整軍復進楊不能用五年正月五日退師漢口次日又退德安棗陽賊遂入漢口據漢陽爲犄角武昌勢益孤援師又不卽至官民惶擾逃避奸人乘之一夕火光數起公拊循激勵如平日衆始少安初七日李武愍公孟羣奉曾公命以艇師至屯鮎魚套公命武昌府多山募六百人屯塘角遊擊陶得壽將千人屯襄河口使水陸相輔俄而守備石清吉將

千人胡文忠公林翼時爲按察使將三千人繼至賊城沙坡公曰是將潛襲我也盍先之十九日命胡公節制諸軍持三日糧分三路水陸並進議既定值大風雨雪不得渡二十五日濟師諸軍慮軍分力薄併爲一路翼日公登黃鶴樓望我軍取小龜山艇師礮箭電發雷震勢方盛忽漢口馬步賊數千人來綴我師漢陽賊又鈔我軍後無應援者遂敗退六十里至大軍山乃止二月初三日楊某自德安遺書言分三路攻漢口襄河口漢陽而自統大軍策應約初六日火起會師公語李公胡

公整軍以待初五日小龜山後火起艇師千總孫大用
燒賊沿灘鐵棚應之詰朝火又起艇師又馳日晡漢陽
西門火又起艇師屢爲所紿皆小勝而楊所部二萬人
卒無一至者詎大股賊自興國通山直趨省城曾公所
遣赴援之王國材頓兵九江者逾月十五日始至山坡
驛十六日至紙坊驛兩日所行不及六十里公知不足
恃乃命都司海隆阿屯青山副將景輝參將文彬文全
劉攀桂嬰城固守十七日大股賊陷青山襄河口又出
賊舟撲唐角公率陶得壽於望江樓遇之得壽陣亡賊

圍草埠漢陽各門青山之賊亦逼大東小東二門公以
西北屬多山而自當青山賊方戰忽飛騎報賊入漢陽
門知府多山死矣言未已賊幟滿埤垸間公裂眦一呼
士皆殊死戰薄暮賊鷹至左右悉被創公知事無可爲
至蛇山下紫陽塘整衣冠投水殉節年五十有四咸豐
五年二月十七日也是時李公胡公方戰於小河口鸚
鵡洲白沙洲遙見省城火起鮎魚套水營被焚急馳援
而已無及王國材軍至蛇山始與賊遇斂隊而出於是
武昌三陷事聞上震悼照一品官陣亡例從優賜卹

予謚文節公在圍城中與子守怡守恆書略云進城
籌防總督敗回人心渙散均有委而棄之之意惟我定
主守城立將城門封閉明知萬難堅守一息尙存不容
少怠天下後世自有公論又云盡瘁鞠躬死而後已有
至我前據近理之言聳聽者或以危言恐我悉以懍然
處之成敗利鈍所不計也同治四年給事中高延祐錄
其書上 聞以爲忠肝義膽百折不撓堅守危城至五
旬之久較倉卒捐軀尤爲無愧疆臣乞 宣付史館尋
奉 詔湖北及原籍紹興府建立專祠 賜守怡鹽運

使司選判守恆七品小京官公生而英敏七歲能屬文
操筆立就人謂能嗣篁村先生卽公會祖也在詞垣屢
持文柄嘗奉 命督學福建丁父憂未行典試四川充
順天鄉試同考官會試同考官所取士多以文章氣節
治行著聲公顧身長髯凝重有威望官御史嘗言漁山
盜事每語人曰言必其可行空文無爲也守衡時有清
泉民李榮茂子組得組青殺人置諸李朝貴之汪而誣
之獄具公疑焉盡拘榮茂家人而釋其養媳鄧氏別訊
得實人稱神明妻潘 封夫人側室劉沈子守怡襲騎

都尉兩淮鹽運判守恆中書科中書女二適陳陸彭年
於公爲年家子京兆試出公門下公言在闈閱彭年經
藝調取鄭孔注疏勘對始評薦知己之感爲最篤公殉
大節彭年方里居欲纂輯公行事而未果比守恆出示
門人尹耕雲所撰行狀始得據以參之官私書所記載
證以平日所聞述其崖略備史傳採擇武昌之初陷也
置守未備其再陷也委而不守公獨堅守於萬難守之
際而敗於總督之非其人胡文忠公繼之乃得據武昌
以規東南所遇之幸不幸也豈非天哉悲夫

鄧伯昭先生行狀

同治四年先君自蜀之官鳳邠時湘鄉劉公撫秦詢人
才先君以新化鄧君對劉公故知君卽奏辟君君在蜀
奉 詔遂浮舟東下將歸請於叔母而之秦至宜昌舟
覆先君聞而傷之他日語彭年曰吾死而返葬於楚則
之鄧君慕而弔焉比彭年奉親喪歸鄧君之子光繼以
所撰年譜來請爲狀彭年方讀禮廢業然鄧君先子之
所懷也不敢辭按譜君諱瑤字伯昭其先世自江西泰
和縣遷居新化有諱文才者當明季鼎革之際子身避

亂僅而獲免寶慶府志傳所稱爲遺民者也曾祖諱勝
達縣學增生贈文林郎祖諱長智國子監生贈修職郎
考諱顯鵬麻陽縣教諭學者稱耘渠先生自嘉道間耘
渠先生與其弟湘皋先生用文學顯名當時湘皋博綜
典籍以楚中文獻自任著述宏富幾埒船山王氏耘渠
則篤守經義味道秉禮務趨簡約昆弟之間互爲師友
怡怡白首里黨稱之而多君與弟仲源及從弟孟華仲
權爲能繼其志君生有異秉初入塾讀爾雅通解大意
卽爲兩先生所鍾愛湘皋撰楚寶時君纔逾舞象侍左

右搜攷羣籍間有辨論湘皋輒誇示黃虎癡沈栗仲兩
君謂當飼以銅盤其爲老宿所稱賞如此年十八補郡
學弟子員道光十七年與從弟仲權同充選拔貢生明
年入京師應 廷試孟華送之行報罷仲權南歸而孟
華與君留太學肄業又逾年孟華病卒君護其喪歸脊
令之慟行旅之艱詳君所著潞河紀程二十一年丁父
憂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二十三年仲權舉於鄉明年
送仲權北上遂留應京兆試方罷歸而仲源又舉於鄉
將北上君侍母家居年餘復爲鄂遊以謀養故入貲爲

校官三十年春除麻陽縣教諭會新甯逆匪李沅發之
亂留辦善後事竣之任甫兩月而母李太恭人赴至奔
喪抵家哀毀骨立咸豐元年湘皋先生卒於濂溪講室
君馳治喪盡哀盡禮逾月仲權以毀終逾年君爲粵遊
四年間仲源得心疾自粵馳歸市月而仲源又死君篤
於天性常以貧故遠遊不獲時定省湘皋於君教養篤
至君事之不異所生其於昆弟之間亦如耘渠湘皋之
相師友兩先生嘗畫聽雨耦耕兩圖一時名流題詠殆
徧君之在黃州也亦作雪堂聽雨圖以寓己意自仲權

之死連遭家難獨叔母曹者存君自皖遊蜀時曹年八十餘矣君感念之往往泣下嘗書示其子孫曰吾夢叔母以家蔬餉我其甘如薺拊我如嬰兒稱我爲孝子而我忽爲萬里之遊舍吾叔母以去世有如是之孝子乎其言沈痛及奉 詔調陝急圖歸省竟緣是覆溺以死良可悲已君自數歲喜爲古文稍長爲之益勤然不苟作每一篇出必有關於倫紀風教之大學問心術之微與治亂得失之故而援引古義以挽末俗事無巨細不少假借邵陽祀唐妖人申泰芝君據唐書李誼傳辨明

一統志湖廣通志之妄請毀其祠某縣諸生有冒喪應試者君援古期功奔喪及宋郭稹總喪赴舉爲同輩所訟故事移書縣令謂某生斬衰重喪天良漸滅請糾其罪里有憫其女之寡者將以孫爲女後君以書規之曰禮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妻黨旣不宜主喪其不得以妻之姪爲嗣明矣晉太常博士秦秀曰昔卨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卨謂立異爲後滅亡之道也春秋之義甚嚴不

孝之罪莫大於改姓欲愛寡女而使夫族有亂宗之嫌繼者有改姓之罪非禮也里有其妻喪母者逾月思召之歸而懼於違禮君以書告之曰禮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旣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旣葬而歸乃婦人爲祖父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耳先王之意以女子舍其父母而從人旣已易斬爲期矣旣練而歸所以達其情也朱子門人葉味道之婦喪母旣葬而歸味道後讀喪大記乃知其誤令反終其月數蓋古人用情之厚

如此婦人遭父母喪若遇姑舅有疾或夫病亟但已視含殮宜卽遄歸所謂權也如夫家幸無事何不使旣練而歸而必令其銜恤蘊憤急遽離父母几筵乎君又以鄉人惑於堪輿之說葬不以時且有已葬而遷再遷至三四遷者著論曰古者葬有定期久亦不逾七月蓋人死以入土爲安不忍遲也大夫三月諸侯五月而葬者俟同位同盟之至未聞爲營求兆域至於曠日持久也今人經年不葬或更遲至數年數十年者已之富貴未必卽得而親之骸骨則甚不安人子之心安乎君又謂

鄉俗治喪戚友來弔喪主答以錢幣沿爲陋習中人之
產至有鬻田稱貸竭蹶治喪以邀鄉黨美譽者著論曰
古者弔喪有含襚賵賻之禮珠玉曰含衣服曰襚車馬
曰賵貨財曰賻記曰弔人不能賻不問其所費賻之云
者蓋恐人子不能舉喪而貨財以爲助若范純仁以麥
舟助人舉三喪風義篤且摯矣至漢陳平居鄉貧不能
賻以先往後罷爲助則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也徐穉所
知喪以隻雞絮酒爲儀則不以菲廢禮也稽之於古嘗
聞賻人之喪未聞利人之喪也今俗於貧窮之家往往

昧扶服相救之義一聞富室治喪則蟻附鶩趨惟恐其
後豈真有知生則弔知死則傷之意哉孔子曰禮與其
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夫喪以
哀爲主禮義尙可從寬何論財物酬答之厚薄哉君又
以鄉俗死於外喪歸有不迎入門者著論曰禮曾子問
曰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棨從君薨其如之何孔子曰
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
士一節也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喪至於廟門不毀牆
遂入適所殯大夫士死於道至於家載以輜車入自門

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此皆喪歸入門事死如事生之明證聖人準情定禮至當不易之道也又周禮殯在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在兩楹之中亦不忍遠之也蓋待死於外者尤有加禮焉左傳載齊莊公以襄公二十五年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此則死已三年以其先殯不成禮猶從郭外出而遷諸路寢爲之改殯齊人卒無所忌以爲必如是臣子之心始安也今制以王事死於外者許入城治喪都邑之有城門猶人家之有大門也朝廷於

臣子之喪曲加恩卹許令入城子孫於祖父母之喪乃
不許入其家悖孰甚焉此仁孝之心未篤故利害之見
得淆之也凡君之立言深病末流之失而折衷於聖言
漸進乎大道其意肫篤而言之深切著明大率類此所
著文集二十五卷潞河紀程一卷北歸紀程一卷蜀遊
日記一卷予揭其要者著於篇君官麻陽教諭僅兩月
以勞績保知縣遞加至運同銜同治元年用兩江總督
曾公薦交軍機處 記名旋以知縣發往江蘇是年直
隸總督劉公奏調皆辭未赴四年將赴入秦之 詔而

未果遂死未竟其用然在麻陽清理藏書召諸生告以爲學之要謁懷忠祠彰明麻陽縣知縣朱瓚之忠議建四烈祠彰明向氏姑嫂之節爲能舉其職其在鄉也嘗奉詔襄辦本籍團練又佐郡縣治籌餉積穀捕蝗救荒諸政所規畫皆卓有條貫咸豐九年粵逆石達開之圍寶慶也新化富家大室盡逃君獨守不去防勇潰退索餉大譁按劍向君君厲聲叱之人以是服君之勇君於天下事無所不留意其視世之治亂賢人之進退不啻其身之休戚或幽居深念愴然涕洟江公忠濬布政

皖蜀招君與偕用人行政之方處已接物之道君娓娓
言之不倦或有所爭論至面赤疾呼而語及軍士飢困
民間流離之狀則哽咽不能成語人以是信君之誠先
君嘗言任事者不患才之不足而患心之不到鄧君其
近之矣故蜀中邂逅卽深相契洽焉君以同治四年三
月十九日沒於宜昌之東湖十日尸出光繼自家奔赴
以喪歸年五十有五元妻陳先卒繼妻陳其娣也子光
繼光紹皆縣學生員光緯光綸光綬同治六年八月年
家子黃彭年謹狀

陶樓文鈔卷第四終

陶樓文鈔
卷四

吳